



做好这四道人生『选择题』

人的一生，有些东西与生俱来、难以改变，有些东西则可以自主选择、自我把握。选择对了、把握住了，则人生没有虚度，相反就可能枉度一生，不可不慎。针对一些人的思想纠结，我们应做好这样四道人生“选择题”。

不图“背景”，当有辛苦勤劳的“背影”。有的人总盼望能有点“背景”，背靠大树走捷径。于是千方百计攀高枝，千辛万苦抱大腿，削尖脑袋进圈子，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和尊严，甘当门客与“家臣”。他们或许会得利于一事、得势于一时、得逞于一阵，最终“背景”都会成过眼烟云，靠山甚至可能成危险的“火山”，有的因此摔得很难看。俗言“英雄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多少有成就的人都出身寒门，但他们平凡而不平庸，草根而不“草包”。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选择奋斗还是选择享受，是找“背景”还是留下辛苦的“背影”，能不能吃苦受累、自强不息。

可以没有奇迹，得有奋斗向上的轨迹。人生好比一场长跑，有的人能创造奇迹，不断跑出新的纪录，更多的人则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跑完全程。但不管怎样的人生，都应该有自己清晰的成长成才路径，不能浑浑噩噩、迷糊不清。现实中，一些人似乎既不奢求、不贪图有什么奇迹出现，又不去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而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行尸走肉沉湎于纸醉金迷、吃喝玩乐。回过头看，人生一路走来的脚印错乱不堪，或模糊不清，出不了彩、留不下风景。人生可以没有跳跃式的奇迹出现，但一定要过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干一件事成一件事、做一样

东西像一样东西，走出一道不错的人生轨迹。

不可“出事”，得有可堪回味的故事。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之舟经不起事故的颠簸，任何事故都有可能在瞬间让自己的人生拐弯和转向，特别是大的事故可能就此逆转甚至葬送人生前程。我们要避免事故，但得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没有故事的人生平淡无奇，过于沉寂，像一潭死水荡不起涟漪。有故事的人生充满情趣，有故事的人有内涵、有厚重感，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从容不迫。当然，故事如果处理不好，也许会演变成事故，在一定意义上讲，故事就是没有变成事故的事。事故不堪回放，故事可堪回味。美好生动的故事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不慕权力，得有正向影响力。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则造福于人，也为自己的人生增光添彩，用不好则既害人害己，又误事坏事。同时，握有权力，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捧杀、诱惑、陷阱和“围猎”。贪图权力，为无权或权力小一点就纠结、伤神，而不及时修养心性，以致德不配位，则很容易腐化堕落。“人可一生不仕，不可一日无德”，思想道德的影响力是持久而深远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不慕权力，而去思考如何活得有影响力，从思想观点上、道德品行上、人格魅力上立身，方能成就人生价值。

人要过得精彩，活出价值，就得好好思考什么可以有、什么可以没有，不该有的不强求、不折腾、不贪图，该有的不缺位、不缺席、不缺失，这样的人生才丰富多彩。

来源:人民日报

杜甫很会拉赞助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率全家长途跋涉，到达成都，暂居城西浣花溪边的一座寺庙。在成都，杜甫有一些亲戚朋友，如舅氏崔明府、表弟王司马、老友高适和严武等，但此时高适在彭州做刺史，严武762年春天才到成都任职，最初接待和帮助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可能是当时的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这可从杜甫草堂的营建推测出来。

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浣花溪边开始营造住宅。他并不打算终老蜀中，但带着一大家人，长期借居不方便。居家好男人杜甫是个会过日子的人，造几间竹篱茅舍，并且栽松种竹植果树，在成都西郊建起了称得上“家”的草堂。

草堂虽简，对颠沛流离多年没什么家底的杜甫来说也是不小的工程，如无亲朋相助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细心的杜甫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一次次的馈赠。

送来第一笔资金的是表弟王司马：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表弟的情谊令杜甫感激莫名。

不仅接受馈赠，杜甫还主动请求赞助。他向一位叫萧实的县令要一百棵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应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向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向绵谷县尉何邕要可种十亩的桤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理由是长得快，可三年成荫。松树苗则是向涪城县尉韦班拉的赞助：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还向一位“徐卿”(有人认为即西川兵马使徐知道)讨要果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

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

更有意思的是向韦班索要瓷碗。当时大邑烧的瓷器又轻又结实，敲上去声音清脆如玉，韦班家有不少这样的瓷碗，杜甫写了诗去请求赞助：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要得坦然，毫不见外，还催得急。

在杜甫成都诗中甚至有一首催款诗：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一位王姓朋友可能没赶上建草堂时的“众筹”，遂告诉杜甫成都多雨，待明春草堂需要维修加固时自己负责出资。杜甫修缮草堂时，也就毫不客气地写诗向王要钱，读来令人莞尔。

有意思的是，这些诗中展现的杜甫的性情，与困守长安时期相比有不小的差异。进入长安求取功名的十年，杜甫由青年到中年，干谒权门，辗转沟壑，甚至贫病交加，衣不蔽体，靠人资助度日。他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叙述自己在灾年和长安穷人一起排队买平价的官仓陈米，“日余太仓五升米”(《醉时歌》)，我们都读得出诗人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刚爆发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匆忙逃难，“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彭衙行》)，满心希望不要遇见熟人，不要被熟人看到他们这个官员家庭连代步的马都没有(被难民抢走了)，蓬头垢面在山中奔逃，这毕竟是很失颜面的事。

到成都后，杜家暂时借住浣花溪边清冷的寺庙：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老朋友高适送来了过日子的钱粮，不认识的邻居摘了自家园子的菜蔬相赠，漂泊流离生涯中，温暖的人情味扑面而来。老杜是情商很高的人，很快适应了这种豪爽热情的氛围，迅速将自己融进成都的人间烟火气中。

赞助杜甫的，以县级官员为主。诗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得到这样多的帮助，如无像裴冕、高适这样的地方大员关照，怕是办不到

的。助诗人建草堂是风雅事，所费无多，众多县长、副县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索要者大大方方，馈赠者高高兴兴，草堂就很快建成了。

到达成都时的杜甫，辞了官，无俸禄，非农非商，拖家带口，却不仅有“故人供禄米”，还靠众筹建起了草堂，在风土宜人的浣花溪边过上了一生中最安定闲适的日子。

唐代诗人的经济生活，于此可见一斑。

雨 驿

